书香童年

Shuxiang Tongnian

彭懿 著

选择一个午后
不管它是下雨还是不下雨
你一个人
静悄悄地出门
去一个大人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地方
一个想象的国度
对
它就藏在你读的那本书中

蝴蝶鱼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鱼 / 彭懿 著.—济南：明天出版社，
2013.6
（书香童年）
ISBN 978-7-5332-7456-6

Ⅰ.①蝴… Ⅱ.①彭… Ⅲ.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2682号

书香童年
蝴蝶鱼
彭懿 著

组稿策划 徐迪南
责任编辑 张 玲
封面插画 尚华工作室
内文插画 小小工作室
装帧设计 牛钧工作室

出版人：胡鹏
出版发行：明天出版社
社址：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编：250001
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
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170×240毫米 16开 19印张 2插页 190千字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32-7456-6

定价：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彭懿 著

明天出版社

蝴蝶鱼

书香童年

Shuxiang Tongnian

目录

7 红雨伞·红木屐

12 夏瀛和绿刺猬

51 我打败了黑暗之神

92 绿色水妖

132 蝴蝶鱼

193 夏蛋蛋

252 起个绰号叫“夏草冬虫”

291 我是这样走上作家之路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红雨伞·红木屐

去年一个黑漆漆的雨日黄昏。

我冲出新宿地铁口，一头扎进漫漫的雨雾中。蓦地，什么东西灼伤了我的眼：只见前头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，飘浮着一粒鲜红色的亮点。走近了，抹掉雨水，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婆婆，撑着一把红雨伞，立在雨中。

我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听到她在伞下喃喃地说："今天是妙子回家的日子……"夏天的雨水已经漫过了她的脚面。

大概老婆婆是在等孙女放学归来吧?

我的眼圈有点发热，嘴里咸咸的，不知是被红雨伞刺疼了眼睛，还是想起了我那没能活到这么老的奶奶。小时候，奶奶总是蓬乱着头发，站在如血残阳里的老榆树下，呼唤我……

绕过这片高楼群，就是我常去的那家小酒馆了。

可今天真是蹊跷极了。

我在雨中兜来转去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条熟悉的小路了。

身边是一片朦朦胧胧的黑树林。迷路了吗？来日本东京已经六年了，我还不知道新宿有这样一个地方呢。

“哟，好重呀！帮我举上去好吗？”

一个脆生生的声音，斜刺里响了起来。

黑树林里闪出一个趿着红木屐、穿着一身白色和服的小女孩。她正费劲地把一块油布毡撑过头顶。我冲了过去，一把撑住它，和她一起架到了树皮小屋上。

雨下得更猛烈了。

她牵着我的手，钻进搭好的树皮小屋里避雨。

天还不算暗，我看清这是一个用树枝垒成的小窝棚。雨滴滴答答地漏下来，打湿了小女孩的发梢。

她伸出小手，接住雨滴：“这下雨水就淋不着弟弟了。”

黑树林的树皮小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。

我盯着她的脸问：“弟弟？你弟弟在哪儿？”

她把手指搁在嘴唇上，轻轻地说：“别把弟弟吵醒了，他在睡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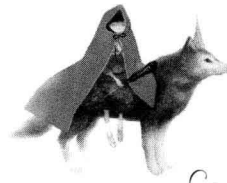
我笑了，以为她沉浸在一个小女孩的梦境中。

她的头偎依着我的肩，我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树皮小屋里，听夏日的雨声。

雨快要停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叫妙子……”

这时我才第一次看清她的脸。一张苍白的脸非常瘦削，只是一双大大的眸子里溢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。

“妈妈在等我回家。”她跃进淡淡的雨雾中，“看！妈妈的红雨伞——”



黑树林的尽头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小村庄。

她迎着村边的一滴鲜红奔去。

一对红木屐像是一对在田埂上翩飞的蝴蝶。好久，风中传来了她的声音："再见，弟弟……"

"弟弟！"我困惑地摇了摇头。

我扭过头，目光又一次扫过黑树林的时候，浑身一阵战栗：树皮小屋下边是一个隆起的土堆——一座小小的坟墓！

树皮小屋里睡着她的弟弟！

小女孩怕雨淋着长眠的弟弟，盖上了油布毡……

我还没来得及悲哀，远处划过凄厉的尖啸，像是轰炸机的声音。接着，田埂的上空蹿起一片火海……

"妙子——"

我拼命扑去，却沉重地摔倒在一幢玻璃幕墙的大楼前面。

黑树林、火海……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了，只有雨后如血的夕阳。我爬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想找回那片黑树林，可四周却只有高耸入云的楼群。

突然，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，看到了一把耀眼的红雨伞。

我追上它。

伞下，是那位白发飘飘的老婆婆，还有一个身穿白色和服的小女孩。哦，那双红木屐……

身后响起了一片舞蹈队的吆喝声。

我忘记了，今天是盂兰盆节——一个迎接死者灵魂回家的日子。

（发表于《儿童时代》1996年2月号，本文有删改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我写这篇短篇幻想小说的时候，三十七岁。

这是我唯一的一篇短篇幻想小说，后来再也没有写过，都去写长篇了。

或许在一般读者的眼中看来，它不过就是一篇有那么一点儿诡异、有那么一点儿伤感、有那么一点儿凄美的灵异故事而已，但对我而言，它却意义非凡。

首先，它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一块界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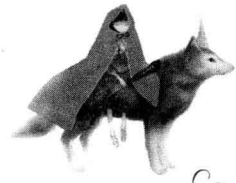
在它之前，我写了近五年的荒诞童话（更多的人把它们称为“热闹派童话”）；在它之后，我写了近二十年的幻想小说。

许多年前，我就是立在它的身边，跟过去诀别，开始出发的。

其次，它是我幻想小说的一块奠基石。

从它的身上，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出我未来幻想小说的影子了。

不敢说它的结构有多么精巧，但至少我不像在写荒诞童话时那么随心所欲了，我开始有目的地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构筑一条通道。



阅读时，你注意到了没有，故事的开头，有一把红雨伞，故事快要结尾的时候，还有一把红雨伞！实际上，就是白发飘飘的老婆婆的红雨伞，把我从现实拉进了过去的一段往事里，又把我从过去的那段往事里拉了出来。

夏瀛和绿刺猬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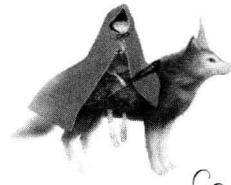
夏瀛骑着一辆山地车逃进这片瓦砾堆的时候，正是残阳如血的黄昏。

雨点般的石头从他的身后飞过来。

一块石头击中了他。

他从车子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摔到了一个水洼里。才下过雨，地上像沼泽一样泥泞，一个水洼接着一个水洼。他在一个水洼里滑出好远。不过，他一滚，就挣扎着从泥浆中爬了起来。他顾不上他的山地车了，他的头被打破了，出血了，可是他还是忍着疼，头也不回地向前逃去。

这里过去曾是一片老街，现在被推土机推倒了，成了一片废墟。



身后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了。

他回头一看，三个男孩已经追了上来。

看到夏瀛站住了，他们三个也站住了。

其中个头稍高一点儿的那个，有一个奇怪的绰号，叫“尼加拉瓜黑蚁”。另外两个，是他的喽啰。至少是在这天黄昏，这三个还未满十二岁的少年，完全丧失了人性，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凶残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完全地凸现了出来。

他们杀气腾腾地站在那里。

这会儿，他们与夏瀛之间的距离，大约还隔着十几米的样子。

“你逃不掉啦——”

“你逃不掉啦——”

“你逃不掉啦——”

三个邪恶少年喊了起来。

这时，他们三个不知是谁发出了一阵尖叫：“看，看那个水洼，那不是这小子的自行车吗？”

夏瀛看到他们三个人跑了过去。

“尼加拉瓜黑蚁”下到水里，把那辆山地车从水洼里捞了出来。然后，他竟当着夏瀛的面，解开了裤子，“哗——”的一声，把一泡尿浇到了他的山地车上。

一边尿，他还一边狂笑：“哈哈哈，‘小新疆’！你的山地车没有油啦，让我给你加一瓶可口可乐吧……”

今天这个转校生让他在学校当众出丑了，他要好好地侮辱他一顿。

另外两个少年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尿了起来。

“我再加上一罐雪碧！”

“我再加上一罐乌龙茶！”

看到这一幕，夏瀛愤怒得嘴唇都快咬破了。

可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一切，寡不敌众，他打不过他们三个人。

起风了，一阵晚风吹过废墟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夏瀛脖子上挂着的一个鹦哥绿色的小铃铛响了起来。

它的声音，在这个血色黄昏听上去格外悲伤。

2

这是一个小风铃。

它有多大呢？也就是一个指甲盖大小。它既不是黄金做的，也不是铜做的，是一种闪着绿光的特殊金属做的。当它被风吹响的时候，会发出一种脆脆的声音，好听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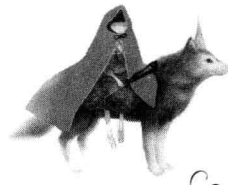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它被一根细细的红绳穿着，就挂在夏瀛的脖子上。

它在他的脖子上，已经挂了整整十二年了，从新疆一直挂到了上海。

他是一个月前，和父母一起从新疆回到上海的。

他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妈妈讲的关于这个风铃的故事，它像是一个传说，又像是一个神话。

妈妈说，他快要出生的时候，有一天，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，天上还下着小雨。突然，她听到有人敲门。她挺着大肚子开门一看，外边没有人，不过，有人把一个鹦哥绿色的小风铃挂到



了门上。她把它取了下来，叮叮当当，它竟然响了起来。透过雨丝，她好像看到有一条白蜥蜴形状的东西逃进了树林……

也就是那天晚上，她生下了他。

妈妈说，那条白蜥蜴可能是一头传说中的神兽。

妈妈还说，你是被那头神兽唤来的，既然它送给了你这个小风铃，你就把它挂在脖子上吧，它会保佑你的。

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转学第一天，这个小风铃竟让他挨了一顿揍！

今天早上他推着山地车出门的时候，妈妈还追了出来："你头一天报到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"

夏瀛瞪了妈妈一眼："我又不是小孩，已经是初一的学生了，还要你送！"

他当然知道妈妈是不放心他。

其实，这次妈妈和爸爸辞职回到上海，也是为了他。他小时候得过哮喘病，妈妈说，上海的气候湿润，对他的身体有好处。

他被分配到初一(3)班，同桌是一个名叫雪萤的女孩。

这大半天倒是没有发生什么事。

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的时候，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黑胖子拦住了他，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黑胖子就是恶名远扬的"尼加拉瓜黑蚁"。

"嘿，'小新疆'，"他挤眉弄眼地晃了一下脖子，"给咱们来一段新疆歌舞怎么样？"

他的话，引来了男生的一片哄笑声。

这下，这个黑胖子更来劲儿了，拽着夏瀛的胳膊就跳了起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